

云冈石窟图片展走进日本早稻田大学



早稻田大学

中新社太原6月7日电(记者胡健)云冈研究院7日消息称,云冈石窟的发现与研究图片巡展当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开展,这是云冈石窟时隔5年再次“出访”海外。

本次图片展介绍了云冈石窟的基本概况和地理位置,以及百年来国际学者和中国学者对云冈石窟的调查与研究。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在早稻田大学作题为《云冈石窟的发现与研究》专题讲座。

云冈石窟与日本的“渊源”由来已久。1902年,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大为调查中国辽金时期的建筑,从北京前往大同时偶然造访云冈石窟。他在发表于1902年的《北清建筑调查报告》中根据云冈石窟第6窟内的泰昌元年(1620年)碑文记载,指出石窟雕像应为北魏时期的遗存,此后其发表的相关著作引起世人对云冈石窟的关注。

起世人对云冈石窟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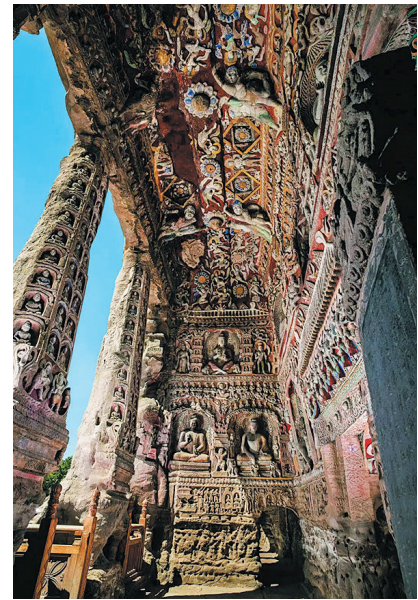
1938年至1944年间,日本组织由摄影、测绘、墨拓、录文等各方面人员组成的调查班子,对云冈石窟展开七次调查。陆续出版《云冈石佛群》《大同云冈石窟》《大同石佛艺术论》《云冈石窟——公元5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特院的考古调查报告》等调查研究成果。

早稻田大学的学者对云冈石窟也有专门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学学者吉村怜多年来对东亚佛教美术相关研究论文共分三部,其中第三部分对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等进行了分析研究。

上一次与云冈石窟相关的国外展览是在2018年,彼时云冈石窟在美国纽约约克大学参加“数字视野下的佛教文化与艺术展览”,第18窟单人VR展示系统参展,那是“数字云冈”成果第一次在海外展出。



1902年,伊东忠大(右一)等日本学者在云冈



云冈石窟



科研项目评审会现场

云冈研究院举行科研项目评审会

本报讯(记者赵喜洋)日前,云冈研究院举行省级文物科技科研项目结题验收和山西省文物局重点科研项目开题评审会。

评审会专家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捷、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杨军昌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怡涛教授、张剑蔚副教授、彭明

浩助理教授组成。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科技处副处长孙婉妹、云冈研究院副院长何建国、历史与民族融合中心主任王雁卿、云冈研究院科研办主任赵昆雨及院内青年学者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共有七项课题通过验收评审,三项课题开题论证。研究方向涉及石窟寺考古、石窟寺调查、石窟寺病害、数字化保护、预防性保养以及史地研究、多元文化研究等云冈学建设内容。

评审专家组在认真听取各项目负责人的汇报后,审阅了各课题组的相关材料及成果,对课题具体实施情况进行了沟通与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结项的课题均按计划完成了预定的研究目标,

内容丰富,视野开阔,成果突出。开题的项目选题意义重大,立意新颖,进度安排合理,前期成果扎实,研究方法可行。这些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夯实了云冈学的研究基础,为石质遗产的保护和弘扬提供了理论支撑。

近年来,云冈研究院确立了科研立院的发展思路,以云冈学的发展建设为契机,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研究项目。本次通过结项验收的《云冈石窟多元文化交融的研究——以希腊化文明为例》,主要研究了云冈石窟佛衣及菩萨装束、装饰纹样和建筑装饰方面的希腊化因素;云冈石窟的天部造像与希腊神祇的传承关系;北魏平城时期与希腊之间的交流途径、交流场所、影响因素等。

云冈石窟博物馆临时闭馆通知



尊敬的游客:

云冈石窟博物馆因布陈新展施工,于2023年6月13日临时闭馆,具体开馆时间另行通知。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知。

云冈研究院
2023年6月12日



落在云冈第19窟西附洞大佛手掌上的原鸽

清风徐来,云冈的山桃花绽开了第一朵花瓣儿。

天色空蒙,寒泉细流,阵阵鸟鸣将拂晓时分的武周山唤醒,随之映入眼帘的,是塞北满眼春和景明。

石窟里,万千造像皆静默,在岁月的雕琢中不喜不悲,就像在永恒思索历史的苍茫与久远,而天地间自由翱翔的鸟儿们,却不在意历史是遥远还是鲜活,从黎明到黄昏,绕着云冈的山峦、湖面、殿宇,翻飞起落,追逐嬉戏。

咕咕、喳喳、吱吱、哇哇……原鸽、灰喜鹊、珠颈斑鸠、红嘴山鸦,都把云冈当成了“家”,至于麻雀和喜鹊,更是云冈的“主人”,连一些家鸽,也不忘凑凑同类的热闹,在石窟中安家,孵育后代。岁岁年年,春来秋往,鸟儿们以各自不同音色的鸣啭,协奏着云冈的绿色生态乐章,也奏响了一个个或和

谐、或缭乱、或低沉、或高亢的历史音符。

鸟声里的云冈,是有生命的艺术殿堂。

1

暮色中,几只原鸽扑棱棱飞进云冈第19窟,悠闲地停落在主尊大佛高举的手掌上鸣叫,引得游人驻足凝望。

云冈第19窟主尊,据说象征着北魏开国以来的第二位皇帝——明元帝拓跋嗣(存疑),而停落在他手掌上的原鸽,如此“胆大妄为”,甚至敢在他身上拉屎。

原鸽是中等体型的蓝灰色鸽,头及胸部具紫绿色闪光。头、颈、胸、上背等,均有暗石板灰色,下颈及上胸有些金属绿色和紫色闪光,背面余部皆

呈淡灰色。原鸽是一种还没有驯化的野生鸟,塞北当地人称之为“野山灰”或“灰串子”,而尾巴上一道齐刷刷的白,是其亘古不变标志。

几十年前,原鸽在塞北一带最为常见,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们逐渐远离了城市。近几年,由于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原鸽又回来了,回到了它们世代繁衍的云冈故地。它们常成群活动,少者几只,多者数十只,在石窟上空翻飞,在崖壁上方栖息、在洞窟内筑巢繁育,为云冈增添着灵动。

千年已逝,原鸽在明元帝拓跋嗣的手掌上站立,让人依稀还原着这位帝王的一生。

作为北魏开国后的第二位君王,拓跋嗣看似没有父亲拓跋珪(开国皇帝)缔造北魏王朝的盖世功勋,也不及儿子拓跋焘一统北方的卓越功绩,实则,他扮演了北魏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唐代史学家李延寿在《北史》中写道,“明元承运之初,属廓定之始,于时狼顾鸱峙,犹有窺覷。已加以天赐之末,内难尤甚。”这简明的记载,描摹了当年建国不久的北魏所经历的一幕幕艰难,而拓跋嗣正是在这样的艰难中,担起了掌管王朝命运的重任。

北魏天赐六年(公元409年)十月十三日,拓跋嗣同父异母的弟弟、清河王拓跋绍,将父亲拓跋珪杀死,一时间,北魏陷入了宫廷争斗的暗谷。17岁的拓跋嗣找准时机,果断出击,一举除掉拓跋绍,平息了争斗引发的叛乱,力挽北魏狂澜于既倒,避免了王朝“早夭”的厄运。同年十月十七日,他即皇帝位,改元永兴,大赦天下。从此,由拓跋珪缔造的北魏江山,不仅实现了平稳过渡,黎民百姓也看到了相对海晏河清的王朝景象。

若干年后,拓跋嗣的曾孙、文成帝拓跋濬下令开凿云冈石窟,为他的这位曾祖父镌刻了如今“昙曜五窟”中最

请来云冈听鸟声(上)

许玮

高大的一尊造像——右手上举,掌心向外,呈无畏印;左手持布帛,置于膝上,表示法衣传承。历经千百年时光雕琢,纵然造像的面部有多处风化和损毁,但仍不减当年之威严,让人们在驻足间,回溯这位“明睿宽毅,非礼不动(《魏书》)”的帝王的一生。

游客的喧闹,打搅了原鸽本有的安宁。它们机灵又调皮,时而停落在大佛的手掌,时而飞到佛的肩头,时而又在大佛的头顶站立,宛如拓跋嗣魂之归兮,拨开曾经宫闱中不为人知的重重迷雾,告诉后世当年大魏王朝的筌路蓝缕。原鸽“咕咕”的鸣叫,是洞窟里亘古的回音,昭示着这位32岁就因征战劳顿而溘然长逝的年轻帝王,曾有过何等文韬武略。

听着原鸽的声声鸣叫,历史活脱儿走到了当下。

2

晨光熹微,十几只灰喜鹊拖着长长的尾羽,翩然飞至云冈石窟“五华洞”前的沙枣树上,有如衣冠楚楚的绅士,时而在枝杈间觅食,时而轻盈地梳理羽毛,清脆的鸣叫萦绕在云冈上空,交织着历史的久远与鲜活。

灰喜鹊外形酷似喜鹊,但比喜鹊稍小,主要栖息于开阔的松林和阔叶林中。近几年,由于多地生态环境的改善,灰喜鹊由松林飞出,“落户”于市区,成了塞北一带的留鸟,常成群结队嬉戏、觅食,所到之处,无不留下嘹亮的鸣啭和优美的歌声。吱——吱吱吱,灰喜鹊的鸣叫,复活了云冈“五华洞”沉睡的历史。一个翩翩身影渐渐清晰起来,他就是北魏有名的宦官、建筑学家王遇。

中国历史上的宦官千千万,王遇一定是可以留名的一位。这位原名“钳耳庆时”的官员,祖先系关中少数



桃花烂漫的云冈景区,是鸟类栖息的天堂

民族部落首领,其家庭是羌族中的名门望族。从净身入宫之日起,这位风姿翩然的男子,便注定了日后会有“高光”时刻。果然,他不仅凭借过人的才干,赢得了宫中幕僚们的认可,更得到了大权在握的太后冯氏的赏识,一步步升任右将军、富平县子,官居高位。

历史的真假与纷繁,常隐于典籍中文字的暧昧不清,纵然王遇深得冯太后垂青,但等到太后去世,他肯定有过落寞的时日,而人生境遇的落差,想必让他深切感到了宫廷内外的冷漠。不过,有才之人终究不会被无端埋没。宣武帝元恪继位后,起用王遇为将作大匠、光禄大夫,负责监修洛阳皇陵,使他的建筑才能再一次得到施展,后来却坐罪夺爵,又一次走入人生的至暗。正始元年(公元504年),这位北魏历史上有名的宦官卒于家中,享年62岁,谥号“恭”。《魏书》《北史》对他均有记述,让后人顺着文字的脉络,探究

这位“性巧”的官员之历史功过。作家史铁生在《记忆与印象》一文中写道,“历史难免是一部御制的经典,文学要弥补它,所以看重的是那些沉默的心魂。”或许,在北魏149年漫长的朝代更迭中,王遇就属于这样相对“沉默的心魂”吧,但北魏的史籍给予他一席之地,可见其生前曾有的荣耀。

云冈石窟编号9—13的“五华洞”,据说就是王遇当年主持修建的。五所洞窟,皆精雕细刻、美轮美奂,置身其间,不由得引人遥思北魏王朝辘于武周山上的重重奥秘。王遇是继高僧昙曜之后,又一位留名云冈的杰出建筑学家,而他的墓志铭中“枢机左右,历奉三帝。出董岳牧,入综玕衡。清派九流,绩畅万里”的评价,为后世依稀还原了一个口碑和才干俱佳的宦官形象。

灰喜鹊优雅的鸣叫中,王遇一生的是是非非,早已化作历史的烟尘,供后世评说了。